



全显光 口述 | 刘春杰 编著

丹青记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阅 览

丹青记

金显光 口述 刘春杰 编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林

大歡喜



全顯光
辛卯





» 自画像·油画 | 全显光 | 27cm×19cm 1978 年



» 鲁迅像·油画 | 全显光 | 24cm×18cm 1978 年



>> 不来常忆君 (局部) · 中国画 | 全显光 | 2011 年

歲庚辰之秋書

鍾馗祛邪鬼



漁人全顯光





>> 全显光教授日积月累的艺术笔记



» 2011 年冬全显光教授与夫人在工作室

目录

代序	001
八十自述	001
一 昆明城下我的家	003
二 珍贵的月饼	011
三 北行列车	025
四 严苛的老师	038
五 剪不断，理还乱	062
六 “特务”岁月	075
七 老骥伏枥	082
八 臣无粉本，并记在心	105
九 工作室里的年轻人	113
十 郁风索画	124
十一 我法我派	129
十二 我说当下	141
全显光年表	155
附录一 我的老师	168
附录二 离形去智，返璞归真 ——我的老师全显光	171

有问：“你为什么用了半年的宝贵时间写了这位老人的传记？”

我答：“他要是真的大红大紫，就会有很多能人追着来锦上添花，还轮到我做这件事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全老师原来很有影响，但他三十余年不办展览，不宣传，不是‘明星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。”

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，我和全老师保持了二十余年的联系。现在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不常见面，但我时常想起他，在心里对他的一生做过无数次梳理。全老师年少丧母，家境贫穷，青年时幸运进入大学，本科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。更令人羡慕的是，几个月后他又被公派到德国留学，一去六年，得大师耳提面命，学得真经。面对这种势头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这位年轻人的未来。然而进入中年后，命运开始无情地戏弄他了。人生失去了方向，十年“文革”中受挫，运动的结束也并没有多少改变他的命运。这一切似乎和他早年得到太多、路途太顺有关，大概是老天在和他开一个玩笑。全老师大概也看破红尘，所以以静制动，不求名利，隐居江湖。

去年 11 月我专程到沈阳采访老人家，为了方便，干脆住在他的家里。三天三夜，看到如今八十二岁高龄的全老师和夫人天天忙里忙外，相互关心彼此照顾，快乐地画画，平静地生活，我真是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了。如今往事如烟，他笑谈人生，并为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而庆幸。他说如果当年他把精力都用在争名夺利上，搅在人事纷争中，容易劳心劳神，费尽心机，自己可能早就见了阎王，那

还怎么画画呀？他的絮叨不仅涤荡我的心灵，还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。同时我也体会到个人力量的微弱，一个人的命运与前程，有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意愿的，它随时会被社会的某一个浪潮抛向另一个方向。即便这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动荡，哪怕是职场的纠葛，也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这就是所谓命运。

十几年前我就想为老师写本传记办个展览，他并不同意，但我一直极力劝说，终得到允许。正如全老师所说，他的艺术人生，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教训，会给我们后来者以启示。

幸运可能是一时一刻的，挫折却随时存在，我们要学会如何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小氛围，不以物喜不为名累，快乐地做喜欢的事儿，学会如何用智慧绕过那些人生的沟沟坎坎，抵达自己理想的彼岸。因为，名和利毕竟不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理由。

我始终认为，研究一个艺术家的个案，并非完全是个人的文本资料的简单收集。谁都知道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个人史构成，然而个人史往往最容易被忽视。我们书写个人史，便是通过一个艺术家经历的“事件”、“活动”、“生存状态”来折射那段历史。个人史就像一面镜子，照亮观者的心灵，教人智慧，同时也用事实诉说。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，人的个体命运显得那么微乎其微，就如一粒尘埃，随时会消失在无情的风雨中。正因如此，具有人文的温度与情怀显得尤为重要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默默耕耘在艺术园中的我的老师全显光，也一并将此书献给青年朋友们。

刘春杰

一 昆明城下我的家

家谱记载我的祖籍是江苏，祖上是明朝的一个官员，家谱上写的祖上的名字我不记得了，后来政治上出了事，朝廷要诛九族。祖上逃出一支，从南京逃亡到云南，最后在昆明县（现昆明市）住下。其实我们家是姓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后改名换姓，在王字上加了个人字，就变成现在这个全。可惜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家谱和我从德国带回来的珍贵资料、大量画册、珂勒惠支等名家的版画原作都被鲁迅美术学院的造反派抄走了。落实政策后，学院赔了我五千元钱了事。

我的爷爷全允中给我父亲讲，祖上带着家眷沿路靠要饭度日，逃到昆明以后，一无所有，全家人借住在庙里。我一生对寺庙有着极好的印象，就是从小常听长辈念及那个地方的缘故吧。祖上无法生活，但他是在官宦人家长大的，懂珠宝玉器，当时昆明有许多地摊出售石头，他发现了两颗不起眼的石原料，就用两个铜板买下来，拿回庙里，日夜打磨，果真是上好的宝石。后被珠宝店店主相中，卖了一些钱，租了一间房子，解决了一时的生存问题。

祖上逃亡到昆明，靠勤劳和智慧逐渐生活好了，后来家里又有人在当地做了小官，但再也没有回原籍无锡。到我爷爷那代，家里

渐渐穷下来。爷爷全允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成天看书学习，也不愿意做什么买卖之类，就是学习，总想通过读书，光宗耀祖。就是这个念头，鼓励着他不放弃自己的努力，相信总有出头地的时候。

清代晚年，他就去参加乡试，考了第一名。然后他又要去赶考，但家中没钱让他进京考试，京，是什么京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北京。几个街坊邻居给他凑了一些路费。奶奶说，全允中怀揣着乡亲们凑的钱，走了三个月旱路三个月水路到京，考上举人。那年整个昆明，就中了两个举人。全允中考取举人的照片我见过，穿戴很有派。他被选入京为官，没几年就要求回乡。朝廷又任命他为昆明县长，他以身体不好为由，都婉言谢绝。

回到家乡昆明，他就琢磨找个什么事儿干，来报答家乡的父老。干啥呢？他就进了慈善堂。之前他就自学了中医这门手艺。慈善堂是为贫困人们看病的群众会馆，他进慈善堂给乡亲们看了一辈子的病。因为他的德行，全允中在当地挺有名的。

我父亲叫全生初，他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还过得去。后来奶奶病死，没过多久，全允中又娶了一个妻子。自从进了门，几年内她先后生了四个儿子。继母的那四个儿子都被送到学堂上学。这个继母就是看不上我父亲，也不让他念书，叫他出去打工，当学徒自己谋生。后来想把他毒死，这个继母就找一些水蚂蝗放入饭团给全生初吃，吃完后他肚子痛得死去活来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他说自己是端午节生的，是属鸡的，鸡就专门吃五毒，他的命真大，躲过一劫。但是，谁都没想到，一年之内，继母和她的那几个孩子

得了流行传染病，好像是白喉病，先后都病死了。

家里就还剩下全生初这么一个男孩了。他的奶奶对他挺好，关心照顾全生初，这让他得到一些温暖。奶奶长寿，八十岁多才去世。他出去做学徒工，能挣些小钱贴补家用，加上全允中的微薄收入，家里生活上过得去了。看到能干的儿子，全允中搓着手掌很懊悔地对儿子说：“哎呀，那几年让你受罪了。”其实我爷爷知道后娶的妻子虐待儿子的事，但他当时有些怕年轻的老婆，不敢管得太多。我父亲并不怨恨他，也不认为是自己的父亲心眼不好。他那时候在土布店里站柜台卖土布，每月有点工资。自己学着打算盘练写字，也偷空学习文化，在家他还跟全允中学些中医。那时候我们家里人有点小病，都是他看。

他每天晚上背白布送到染坊，早上背回来摆到店里，一次一百多斤，背了三年。他说：“一定要给我的老祖母画张像，她太可怜了，一辈子照顾我，把一点点吃的都留给我们吃，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，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拍不起。”就要请画师给她画张像。那张画现在好像还在。父亲请画师来家里画像，还办了一桌酒席作陪，让奶奶坐在中间，给她画了一张炭像，那张画像约七十公分高。他用三年背布得来的钱，只够请画师画一张祖母的炭像。听父亲讲这件事我很震惊，心想我要学画，将来学成免费给穷人画像。三年的工钱就勉强够画一张像，太苦了。后来我就自己学画，也请不起老师，没有画样，就去借同学的《芥子园画谱》。借来临摹，描来描去，天天画，后来画得不错了。

我是 1931 年出生，那时的昆明处于战乱时期，社会动荡，人心惶惶，到处都是难民。你想想，这种时局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能好吗？我是生不逢时。因为是男孩，父母送我到一所贫民窟似的小学校读书，而我的三个姐姐都无缘进入学校。上学之后，因交不起学费也经历了多次辍学。我那时候刚小学毕业，初中上了一年就辍学了。总得想办法读完初中，拿个文凭才能继续上高中。我就插班去，考试入学，造个假文凭。我把同学的文凭借来，照着那个刻个图章，刻得一样的。光有学历证不行，还要把前面没学过的课补上。我就把同学那些用过的书借来看，做完作业请同学给我改。他们不是学过了吗，就成了我的老师。

刚上初中时，交不起学费，母亲把结婚时的玉镯子交给我去典当。那时候小啊，只为自己考虑，也不心疼母亲的首饰，那是她出嫁时她的母亲送给她的。我记得到了典当行，老板斜着眼睛，一脸不屑地拿过手镯，问：“是不是偷的？”然后把钱重重地丢在台子上，我捡钱时心想，能上学就不怕他们看不起我。千不该万不该，回家时路过一家画店，我忍不住进去看画，由于精力太集中，把典当得来的钱让小偷偷了。等发现钱已经没有了的时候，我腿都软了，那天怎么走回家的，自己一点都没有记忆。我伤心极了，想到学费没了就哭，在地上打滚，父母耐不住我要上学的决心，带着我去找校长，父母亲让我跪下求情，诚心感动了校长。他说学费可以免除，但杂费不能免。我说我自己去挣，不会欠钱不还的。从此，每天放学以后，我就去裱画店当学徒，挣点钱做读书的杂费。我勤奋、刻苦，

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，并在学期末获得优秀学生的奖励，奖励的钱还用来为揭不开锅的家买了些米。父母很高兴，夸我有出息，这次的表扬激励着我，我在心里决定一定好好学习，要有本事才行。正当抗日时期，昆明满城难民露宿街头，日本飞机还一天几次来轰炸，人心惶恐。物价飞涨，一时几变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当时我还画了一张画，“卧薪尝胆”，也就一张四尺宣纸大小差不多。我当时在学校画画有点名气，也得过学校画展的奖励。

父亲当时是在一家土布店当店员，到了年三十儿被无缘由地辞退。那段时间家里一无所有，经常断炊，所谓的饭菜实际不过是大锅的青菜汤。我们常常去菜市拾些被扔掉的破菜来充饥，生病的母亲还不舍得吃，省下来给挨饿的孩子们。每天她还要做大量的针线活，给国民党缝制军服以养活家口。

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妇女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，我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要养活，还要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久而久之得了一身病。家境怎么能允许她花钱治病？她也不舍得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。她的精神压力很大，我们家吃饭是最大的问题，饭少人多，一到吃饭母亲就说自己吃饱了。她长年喝凉水充饥，得了病也不能治，逐渐发展成肝硬化，整个人浮肿了，肚子肿得很大。后来的日子，她天天躺着，还日夜坚持做针线活。上初二那年的一天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长保（我的小名），我怎么看什么都是绿色的？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总看绿色军装，眼睛就产生错觉，你要是经常出去看看树看看天，眼睛就会好一些。”为了给我母亲治病，在外做工的父亲去找中草药，